

旧版书系

漫游散记



Manyou Sanji

丁文江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漫游散记

Manyou Sanji

丁文江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游散记/丁文江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旧版书系)

ISBN 978-7-222-05593-3

I.漫… II.丁… III.游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7183号

责任编辑: 唐贵明

装帧设计: 燕鹏臣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漫游散记
作 者	丁文江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6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593-3
定 价	20.00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编者的话

历史上,由于某种特定条件,有些近似巧合的人或事,会极其相似地出现,然而,历史绝不重演。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论语·子罕》曾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在今日,由于现代交通之发达,完全可将前人几十日长途跋涉的路程,缩短为几十分钟舒适于空航的距离,寓于神话、童话所变幻现实的梦,也有现代科技似那呼风唤雨的神灵而使之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时,恍惚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可以想象的空间已渐失去,为现实驱散我们曾陶醉于梦的浪漫所失去的天真而尴尬时,无法不感叹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已无比地加速其“逝”速。

从目前历史分期断代的办法看,贴近我们“当代”最近的“现代”之末,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距今也已六十多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作家斯诺在“云之南”作他的“马帮旅行”时,说昆明“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的环境”。此说,在封建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东西南北,闭塞、滞后的地区,皆莫能外,还有更甚于此者,六七十

年前的历史，有时也无异于几百年前的旧闻。即便在当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路不通，人罕至，封闭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还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家，其生存形态，对今日也是遥远的，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没有多少变化”的旧事。它翻天覆地的新旧、隔世之变，有时也只是几年间的事，距今也已半个世纪了。

尽管过去的一切，随流逝的时光流远了与今日的差距，但它毕竟还是今日的历史与文化之根。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男、女、老、幼，强、弱、智、愚，善、恶、忠、奸，尊、卑、贵、贱，在人生的舞台，同台亮相，都是好戏。以此为历史经纬的故事和人物，无论英雄豪杰、贪官暴君，还是顶天立地有仁有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正史、野史、传说、轶闻。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民风、民俗，也随着这一切而有它的沧桑巨变。今日要了解、研究它，无法不借助一些过去的资料。有的还不可能留下什么直接的文字记录，更增加了这一工作的困难。即便是不直接在岗对此负责者，也不能将它看作“事不关己”之事。对它留下为数有限的一些资料，束之高阁，不予充分利用，乃至散失，是有负于国家和民族的。

于是，我们从现代、近代，云南的、西部的，到更广大之天地的有关文化、历史、民族等等的有识之士的札记、掌故、田野调查、佚文旧稿中，选出一批当时和今日依然有其影响与价值的专著和篇什，编辑为书系，以介绍给读者和关心、研究它的朋友们。由于“逝者如斯”，一些作品的认识、审美、资料价值，有的往往还

会与时俱增，由此，更增加了我们介绍它们的责任感。

时代的巨变，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每天都有珍贵的民间文化品种在消亡。”形势亮出了黄牌，他们呼吁“抢救”民间的文化财富，提出“需要深入当代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这里大多入选作品的作者，不少正是当年的“田野调查”者，他们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记实，夹议夹叙，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他们，有的定居该地，已属当地居民，有的，调查的行程，一年半载的跋山涉水，想蜻蜓点水似地所谓“深入生活”，想追名逐利而作所谓的“研究”之浮躁，都不能。他们，不乏过去的先贤名儒，名校名师下的研究人员，寒窗苦读的学养，加以重在“田野调查”的社会实践，虽然当年研究的学科分类、用语，与现在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多有鲜明的民主意识，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从人道、人权的维护，正视压迫、剥削、两极分化的现实。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处和相同处所引发的联想，也请读者帮助一同思考。它为我们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

天地，更加宽阔。

这些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的作品，若无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无需后来的社会进步。除了书中的白纸黑字，他们跋涉在穷山恶水的艰辛和为此所追求的执着之顽强，正是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的人民之爱，虽然并不排斥有的也许出于好奇，想探险，冒险，但他们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大中国的兄弟之情，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有时正统于当时政治结构之情，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写作“叛乱”，在正视人民的痛苦时，又仅从当地的风光与人情称他们所在之地为“乐土”，或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简单地以自己的好恶来看它，难免有些偏颇之词，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爱心都是浓浓的，有些不周之处，或是漏洞、失误，都不难理解。照排之旧书，就该看到它是过去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成的作品，就该看到它的局限性，为新时代的自信。

世事变迁，“逝者如斯”，前人有的看法无法请他们统一，后人更无权强求一统。有些说法，能理解，并非简单地认同。能作注的，加注，若难查证的，存疑。乍看，有些不明白处，顺读下去，就理清头绪了。

本书系的选编，除由繁体字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外，内容基本保留原貌，有的地方，另加编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书 前

周良沛

这本《漫游散记》，是作者生前准备“整理一遍，补作旅行地图，先印成一部单本”的书稿，然而，他却英年殉职，未能如愿结集出版。这里，则是我们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创刊的《独立评论》上，将它连载于该刊二十一期的复印件顺序编辑成书。

《独立评论》，是份当时地址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号”，每期不到两个印张，保持在二十到二十四页的十六开本的周刊。创刊《引言》宣称：“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论，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这显然是张扬民主个人主义精神的阵地，是由胡适出面，有傅斯年、丁文江等“八九个朋友”合计的。

那时，虽已推翻封建王朝，却仍是压抑人性、个性

的半封建社会。周刊以那民主个人主义思想与这些名人的效应，使它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从版面看，本书作者，江苏泰兴的丁文江(1887—1936.1.5)先生，在他那“八九个朋友”之中，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一九二二年，他与胡适等人，就联手创办过《努力周报》，以他信奉的科学主义所撰写的《玄学与科学》等，引发过“科学与玄学”大论争，成为那时“科学派”的一位大人物。

他，有人誉之为我国“现代地质学之父”，再怎么讲，称他为现代地质学的先行者是不过分的。可是，从《独立评论》看，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似乎远远超过对地质学的热情。创刊号的头条，就是他的《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前途》，后来又有《假若我是张学良》等，仅在创刊后二十八天开始连载的《漫游散记》，则是文学色彩很浓的旅游随笔。

但，当时，《独立评论》对日本侵占东北这样的是非，舆论态度是暧昧的。一九三三年四月，该刊四六号徐炳昶的《通信》就问：“胡（适）老博士近来的意见若何？我想无论什么人，在这样情形之下，态度万不能有疑义了吧！如果大家全无疑义了，我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出一个宣言。《独立评论》现在是以右派著名的，连右派都主张坚决的战争（抵抗），那国论可定于一，对于战事，不无良好的影响。”而这位先生，并非把《独立评论》的同仁看成铁板一块，他说“叔永先生已经早放弃不战的主张，”对丁文江，虽然在这之前，他的“好政府”、“新独裁”等秀才论政之言不断引起争

议。无论怎么讲，此时的丁文江，以他的学术良心，或观世的天真，都不妨让人存疑。但在这件事上，这位徐先生却斩铁截钉地称他为“主张抵抗的健将。”由此可见，这人世之复杂，这《独立评论》由于同仁之间的情况的不断变化，也使之这具体人、具体事，变得更为复杂。为此。我们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吧。

丁文江一九〇一年东渡求学时，才十八岁，与他相邻的同学汤中回忆道：“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可是，随着“日俄战争爆发，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颇受日本人排笑，许多人受此刺激，已无心读书。”

后来，与李石曾等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此时正在苏格兰，他给留日的学生，也是丁文江的好友庄文亚来信，说“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不读书，”而“留英读书并不贵，一年只要五六百元……。”这对当时在日本受到歧视的中国留学生，虽说他们多是国内的名门、书香、官绅的子弟，但留学在外，中国人的这几个钱，就花得很紧张了。而那低到五六百学费的数字，在他们备受歧视的精神压抑下，无疑是一大诱惑。因此，丁文江和他亲如兄弟的李毅士、庄文亚，似乎无需考虑，毅然决然地赴英了。

丁文江没有什么英文根底，之前，他向一位侨居东

京，娶了日本老婆的苏格兰人学习，才读了一册英语读本，为了赴英，特在神田区某下宿里，又准备了一个月的英语。

按原定计划，日本邮船便宜，三等舱每人一百多点钱。因日俄战争，不能坐日本船，又改乘德国船，已是每人三百左右了。想出洋者，还没出洋，船过上海，三人身上已所剩无几。他们在上海等家人送了点钱来，又上路了，穷得响叮当地颠簸在大洋上。

偏偏，同船一位坐头等舱的福建人方某，在漫长寂寞的海上，却爱找这三个年轻人聊天。船过新加坡时，约上他们上岸拜会了行医的林文庆先生，承林先生招持，饱食一顿，其间，讲到戊戌政变失败，流亡国外隐居在槟榔屿的近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并将康的地址给了他们。丁文江并不喜欢这位后来反对共和，鼓吹恢复帝制的保皇派，但在寂寞的旅途，过槟榔屿上岸时，四人还是同去看了康有为。大家说话都很得体，未有丝毫穷窘之态。大概康有为已熟悉这些出外留洋者普遍的窘境，送给了他们十镑旅费，并请他们带了封信给在英国的女婿罗昌。因为那位福建人方君不是头次出洋，船到英国，有人来接。在这人生面不熟，语言又不通的港口，他们搭上接方先生之车，总算省了不少事，省了不少钱。

可吴稚晖知道他们三人的情况后，告诉他们：这爱丁堡（Edinburgh）的中国人少，城中人都会注意他们，看到他们的寒酸，要给中国人丢脸的。若愿意，他可以

和他三人同去苏格兰的葛兰斯哥 (Glasgow) 或英伦的利物浦 (Liverpool)。那里常有中国水手往来, 当地人已习惯中国人的这个样子的。可是, 不论哪儿怎么好, 对他们都不行了, 三人身上, 合起来总共才有五镑。这时, 不想转寄给罗昌的信, 却在他们百愁之中回了信, 并汇来二十镑, 真是雪中送炭。后来, 康有为到英国, 丁文江也去看了他, 康去世前, 丁曾偿他一千“以示不忘旧德之意”。

这二十镑, 虽然支持了他仨不少日子, 但庄文亚想到家里实在难以应付这些费用, 还是随吴稚晖去了利物浦, 丁文江和李士毅考虑再三, 未能同行。留洋, 不是为留洋而留洋, 是来求学的啊。

这三人之中, 一切行动、计划, 多半由丁文江出主意。他爱国心切, 常常为此冲动而为。在日本时, 浙江同学有《江苏》, 轮流编辑的《江苏》轮到丁文江编时, 他的文章, 同学们都认为“很有革命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反清革命)。由横滨到上海的船上, 偶遇一位菲律宾的革命党人, 虽语言交流不甚通畅, 也是十分投机, 竟成莫逆之交。对他来说, 学习是为报国。

他留在爱丁堡, 随位科尔马克 (Cormack) 夫人习英语。不久, 经一位曾在中国传教的斯密士 (Smith) 医生的介绍, 到英伦林肯府 (Lincolnshire) 的一个小城司巴丁 (Spalding) 入了 “Spalding Grammar School”。这 “Grammar School” 应译为入门的、初级学校, 不知是否等同现在的中学。所以如此, 一是为省钱, 二是近

便可以得到斯密士的关照。因为在国内修学时，学校功课不完备，留学在外，原来所学的，除国学和英语，一点普通知识都没有，骤然同时必须学习多门新课，如拉丁文、法文、数、理、化、史地等，颇不容易。上这 Grammar School，不算屈就，可活得很累很难。丁文江当时给友人的信说：“往往遇到下雨，袜子，总浸湿了，归寓以后，把袜子脱下晾干，至第二早再穿它上学，因为仅有这双袜子，无法替换。”李士毅已到鞋头开口，几乎不能步行，两人携手在校门口走来踱去，足足有两个钟头，也没办法。

他俩之所在，是个见不到另一个中国人的地方，终日与当地诚实的村民交往。好在校长德维特 (Tweed) 颇为关照。经他介绍，他们家族的亲友，全当他俩为自家人。老师格灵乌特 (Green Wood) 器重他俩，时时为他们的所见所闻，加以具体的解释和真切的指导，叫他们对身边的生存环境，对来英国读书的英国文化有个真切的了解。第一学期下来，得了奖，两年下来，丁文江通过了剑桥的入学试验，李毅士入了约克府 (York Shire) 董克斯多 (Doncaster) 美术学校。

丁文江进剑桥，选了文科，本想穷居陋巷，凭面包、白水过日子，可是，那里“局面太大”、一年后，“经济支持不住”，只能改进别的学校。其中，有八九个月无事可作，便去欧洲大陆，在瑞士拉荪 (Lausanne) 呆了不少时间。回来，决定入伦敦大学习医。因为该校可外读 (External Student)，不必上伦敦听课，于是便和

李毅士同住在葛兰斯哥 (Glasgow)。这时,李家还是每年寄来八百元左右,可丁文江虽有家款寄来,多半都是本县的公费。到了葛兰斯哥,他承公使汪大燮帮忙,每月补了十镑的半公费,生活也就相对稳定了。

这两年,他在剑桥受名师指导,竟可用英文在一两家大杂志发表文章,欧洲大陆之行,也使他的法语可对话自如了。在葛兰斯哥近四年,据李毅士记忆;头年在当地专科学院 (Technical college) 选课,学年终了往伦敦应试。伦敦大学的考试,分中间试验 (Intermediate) 和毕业考验 (Final),并要求各门功课同时录取,其中若有一项不及格,则全部作废。他毕竟是在外准备,与学校有些隔膜,加上伦敦大学的考试极难,竟有一门未能及格,前功尽弃。为此,他又弃医,改入当地的大学,选学了动物系。他急于任选一科,想早点毕业回国,兴趣也转移到科学上来。但葛兰斯哥大学规定,选读科学的,须先选修数、理、化等四五门课程,一年后,即受初次学科检定 (First Science Examination),及格后才可选主科 (Principal Subject) 一种,副科 (Subsidiary Subject) 两种。这种学科的检定,在初试及格后,则任何时候皆可应试,可是,至少须读两年,才能承认你能正式毕业。他初试即取,以后选动物学为主科,地质学为副科。但,他在第二学年,已将两门副科考过,主科也考取了一部分,第三学年反而觉得太闲,于是又增选了地质学作主科,地理为副科,最终是以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

他学得很顺利，活得也很艰难，在他将回国之际，又有补全官费的希望，因要回国，由后来回国在实业部工作的张轶欧从中斡旋，把一次补足自己的官费一百多镑，让给这些年有钱共用，有难同熬的李毅士。可是，这多钱叫李毅士一下还派不上用场，便成全丁文江想回国时在国内旅行的愿望。于是，使丁文江由美国坐船到越南西贡，再云南，再东行回家的行程，同时有了眼下他这本《漫游散记》。虽然它还包括作者从一九一三年与一九一四年调查山西煤、铁、云南锡、铜矿的记述，但他回国，毕竟始行于云南，而且这部分，对一般读者而言，作者的艺术感觉，也更准确地传达了那时的民情、社况。当我们了解他回国前在外十年的种种，再读这些散记，对作者和他笔下所触及的一切，也多一些感悟。

丁文江所写到上世纪初的一切社会生活，许多都是别的作家还不曾触及过的，它提供的认识作用，更凸现了它的价值。总之，无论他怎么写，我们都只能为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还不够而遗憾，别的，还能说什么呢？

他归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课的课长、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三六年，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在湘南因煤气中毒身亡，安葬于长沙岳麓山。

据朋友回忆，他任淞沪商埠总办下来，身边留有的三千块钱，也被老家所来的人索去，两夫妇后来上大连

的旅费，也是由别人代出的。因此，有人以他本人的诗句“出山要比在山清”作他自身人品的写照。去世后，夫人的生活费全靠永明公司的保险金和中央研究院的抚恤金，但遗嘱上仍要“将遗产分出一半给‘中国地质学会’”。而且，留下已出版的《川广铁路初勘报告》、《中国矿业史资料及官办矿业史略》、《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新地图》以及用英文写的《扬子江下游之地质》，还包括许多像这本《漫游散记》等等未及成集出版的文稿。去世前，由于忙得顾不过来，还请人代他完成《梁启超年谱》的工作，精神始终处于同代人所少有的富有之中。

一位如此认真于人生的作者，应该可以帮助我们读出《漫游散记》的兴味。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三日于云大图书馆

附记：由于作者在远未完成他“漫游”所写的这部“散记”之前而不幸遇难，生前自然也看不到这部《散记》的出版。此书，我们是根据它自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的这十七个月期间连载于北京《独立评论》所复印的剪报编汇而成的。由于当时印制的条件，加以这份同仁刊物的“同仁”俱为当年的社会名流，刊物的许多具体琐事恐怕也无暇具体的管，为此，难免出现一些校对、编务上的，又是生命能允许

作者再予校订所能避免的一些遗憾。文中如现代人所称的“炸药”写为“爆药”，现代人说的“简单”，像那时的口语所说的“命运”为“运命”一样，也写为“单简”，这都让我们从语言所以是语言，看到它在一个时代的时代特色。但《散记》写到滇越铁路线上的“碧虱寨”，此地百姓过去很穷，自嘲为“壁虱”，是方言所说的“虱子”。铁路通车，以它为站名，公认欠雅，乃为其“雅”而以同音写作“碧色”。作者所写的“碧虱”二字，是旧称还是雅号？只好以车站之车牌为据。再如“向导”的“向”，作者常常是“乡”、“向”并用，现在编者总得在作者同时并用的这两个字中，选其一而统一。除了其它类似的情况，作了点编辑上的校订外，在此，完全遵照《旧版书系》的原则，以剪报照排。